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十七

地理

感山賦

有序

宋

崔伯易

客有為余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云  
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其  
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於

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  
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園公子銅鞮處士闐然踵門  
悅然相親曰先生倦遊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賓請  
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叙山中之遺歡詠  
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  
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於羣經茲其不言  
疑未之行試為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坤  
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為之首自首而下峽崕屹嶠

無復平地陵轢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為戎狄  
南為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听天銅渾  
周鞞保章參地之形茲為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  
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起為名邱妥為  
平岡歸乎甚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  
旁其高也邈迤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  
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  
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脊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

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  
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  
所傳坳然若鞏者曰鞏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  
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  
之貴尸俊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  
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關  
孟德北上紀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  
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發歎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

坂祖濬之祥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  
褰吾襟共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  
部分烏嶺支其躡蹠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嶽岑參  
錯飮餽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讓以  
奇獻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攤大帝之寶授上晻曖  
兮鵬擊下砰礚兮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命  
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輶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  
潯沲澍易涑沁淇漳青源濟湍奄甸將迎縱橫漱激安

陽巨馬出其夸白絮北涿度其液觸遙阜以孤引激榮  
光而厯暴凝染漸漬裊青貯碧此山之容也奠荒有神  
開社有伯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燠陽覆手霹靂近  
靡百城遠霈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為瘴氣  
不得為疫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其  
力則無敵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於成王自時建  
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  
春秋之後惟晉為强大抵以兵為阻以險為防守不敢

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  
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山  
西或主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恃為  
腹心屯留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側萬人死之復  
驅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羆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爪  
牙鋒鋦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擐旗虜將而為樂不然  
假息竊視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珮重璞不敢不獻雖  
欲藏之亦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



間烹四十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為鼎鑊舊壁  
荒城豆分碁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  
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即其獸  
徘徊陵陸踰趾陂阜裁約六國睥睨九道孰為龍首孰  
為天竈向背孰從草木孰邁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  
孰廣南北孰袤為蛇孰尾為鶴孰喙孰方孰圓孰牝孰  
牡衝輪孰敏沮雁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  
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候孰

可接戰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逐敗此孰救佯道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勒忿發去就所過之邑鷙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為縱橫家隨以此售關警遲速稱畫貧富矯尾厲角恐惕翻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俊不能糾其繆中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塹此山之

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為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險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使天下知所歸者酈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後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并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徐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燕

薊西臨順檀籠裏控外聯區接寰州開其隅邑疏其間  
衡而為壘缺而為闕有朝歌內黃黎陽之支離有五原  
高平廣民之依攀前規成皋逆嬰邯鄲收寨帷趣駕之  
威宰簪笏假轡之官大城望之如雲小城夾而金安各  
負城勢熊驤虺蟠宿貔貅之徜徉峙芻粟之嶄岼此又  
其山古今因人以明效者也偏隅之祲蒸鬱成象或為  
樓闕或類亭障下利懸闕其土白壤穀備五種穎粟豐  
穰以陶則不窳以牧則易長驛馮駘駟驅馳駟繁鬣

赤喙黃脊白頰奇毛異骨駟駢驚或出凹揜或會廣  
敞或隨齟而乍散或就飲以羣往秦青覩之而目眩造  
父逢之而伎癢若乃邊風夜號寒氣朝蕩木葉晝脫川  
原蕭爽挺逸彩之疎瞬厲雄心之倜儻分騰而郊野暗  
聚鳴而阮谷響最下者羸糧載士日中而馳百里鳳臆  
蘭筋探前挾後何止乎蹄間三丈馬之所施險之所依  
有德者然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道用之失其宜則是  
二者在所為盜賊之資司馬侯告晉侯以先王之不務

者非棄之也而吳起言商紂之國志有激於當時何則  
宣帝處先零金城而終貽漢患武帝倚元海并州而俄  
傾晉基自後聰曜石勒姚萇季龍元魏高齊諸符慕容  
呼侶嘯類提羌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或建都  
鄴下或渡軍河中或改元離石之北或僭號沙河之東  
胡塵一踰三關遂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轡長驅傳  
國都而扼蹤暴衣冠於塗炭客宗廟於妖兇更帝迭王  
抑為盛衰其四方簡冊不可得而書者凡幾戰而幾攻

由是觀之為彼君者始之失於一朝遂使天下之人親  
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挂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人  
君子登高慮遠所宜追述為萬世深誠者也當彼之時  
國中窄而山中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憊人苟容以盜  
官今內浩歌乎考槃外吁嗟愁涕之辛酸今內遊鹿豕  
其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今內交讓乎瓢簞外伏棋  
縮劍以銜冤今內樂天其盤桓仁知所依仙聖其迹其  
動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

服皇媧之妙道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朮而採芝或吞陽而  
嗽液或自耦於樵釣或偶懷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  
舉之歸策壅王二老猶自輕之士壺闕令狐殆多言之客  
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尚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  
即以仰之首名歸山岑營紆餘巉巖孱顏曳泉紳之飄飄束  
雲水之迴還積衆精於寶姥糝靈氣於天丹矗雲霞之朝霞  
豁光怪之宵環其金則鈇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其玉則瓊玖  
瑋瑁璚璚璚璚石黃綠而青碧珠玑瑰而木難餘糧石脂



之磽确赭堊理長之欄徧陰映宛倚穹注燭聯絲締羶縹  
鉛鹽銅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復有紫沙黃霧  
神銅是取逗落液於庠澗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勇回  
歐冶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輸於六務此其山之琛賂  
也其鳥五色豪鷹窟生凌憎貌如愁胡皎月明星响撥利戟  
足卷枯荆鵬趨鶚隨往還青冥木棲則鵲鷖鷖鵲水止則  
鵲翠鳬鵲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四角馬尾  
聲若鐘磬以出為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麋鹿獬豸行搏

坐噬草則紫團之獲勤母漏盧麋銜牡蒙蓂蓉首烏牛  
膝豹足龍沙虎鬚赤節紫葍如雷茈胡雲英玉支解蠡  
菴蘭鹿腸鶴蝨彭根屈据澤態天糝芳臭粉敷或同葩  
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  
有栗其桐其椅篁篠懷風桃李成蹊梗枏楓檜思仲蕪  
萸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樅櫨槐棗棠榴梔梨陽櫨檠桑  
枌榆栝櫟交柢並節韜唐蔭隄身緣中材實資療飢松  
柏千歲塞金石姿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幹

直出百尋而後有枝遠而望焉或如翔鷺或如蟠螭其  
大蔽牛其圓中規參差櫛櫨下隔百步猶膠戛而相羈  
公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之  
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於上或受  
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陛下臨御以來  
四十餘年未聞圖苑囿之觀土木之工戶牖朱綠之飾  
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  
元自視忼然咸願獻力京師進祺皇躬聽鐘鼓管籥之

音瞻車馬羽旄之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  
澤潞之人披蒼莽伐崆嶺賤新甫之得簡徂徠之封激  
春淫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為新宮以壯  
閭乎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闈秘廬侍從兮蛺蝶翠旗  
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  
訪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弊法著久官之新令明  
刺舉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政廣廡長廊翼其兩旁  
左選天下經術辨通之士以為議郎居講朝廷疑難之

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  
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為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  
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別屯之任以觀其所蒞興利如此  
顧不為偉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為牢籠  
欲發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捐者剝者斲者烹者掇者繫  
者弋者四時憧憧皆民所同庶寶之淪幽萬模之紛紜  
雕腹彩製羽毛之羣弓矢鎧楯之材與馬骨革之倫被  
服纖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於縣官寧有聞子富而

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公子再言處士再思之曰  
公子之惠亦云然矣且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況乃  
三晉人號沉鷺孕鵠火之流烈感斗極之勁氣瞻顧端  
巧手足便利蔑淫蠱狂厲之惑無喘夜鞭瘡之累專思  
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慎忮重淪姦侈之化孤守而  
莫變由滲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  
視馳馬射獸以為樂投石拔距以為戲悲歌慷慨以據  
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

則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

難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太祖皇帝之興也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夫仲卿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為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彊侯暴王襲頓踣躔納土稱臣冠佩鄰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為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



應剴隆成之堅躬環甲冑劇風易弦晝夜圍督六師爭  
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真宗撫養其  
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虜之通和  
敕猛將之疏軍以至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  
春賦不聞竭其財力未嘗疲其身意辨者不知約縱連  
橫之謀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耕  
耘如養虎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尊於一津茲奈  
何合之深山觸驚猛而為勅敵之怒心鑱鑿棘矜若南

國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為頑兵或蒙欲而拒捕  
或負恃而貪陵始逭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鎮之常  
員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  
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  
雜居無機械以薦食無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修其所  
無鑽燧取火鑠金於鑪銳以鋒刃俾持以趨逐其蟲蛇  
創其室廬剡木成舟結繩為罟剡木為矢弦木為弧以  
飲以食以畋以漁服牛輅馬紡績耰鉏後王因之訖今

以娛安有至治之世尊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  
齊熊繹封楚魚鹽之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鶩  
不數十年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  
廣人或敢侮調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  
守令之良護以使者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奚今  
日之政姑息而難行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  
時有可勞之氓弗恤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權  
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若不聞天子之建宮乎

厭江陵之瑰幹空鄧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儵爍坤后  
斥緼而容與青帝執規白帝司矩攝離朱之魄覲其薇  
繆舍倕爾之神明其斤斧裁魯鎮以為址判湘巒以為  
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櫟雲縮萬堵  
塗以齊赭甃以號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  
瑤琨與織貝荆砮丹而箇籥蒙羽之纖縞澗瀍之泉紆  
優尊而百禮六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主是  
邪公子曰嘻上方東被於琉球西薄乎羊同南暢於訶

陵北憺乎空洞積贄鴻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  
不克徒念覃懷之域三河之衝濬斷乎滄溟背樓乎犬  
戎齊楚歐越魯鄭巴邛輾有所不適檝有所不通重兵  
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  
生衣食所庸不疲其貲即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  
帑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戎發備河之  
逢流離其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椎埋以成風  
故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厯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虐湯

鑄莊山之幣而救無饘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  
衆不足以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  
封設坐視天財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為兵徒示  
二虜之涵容處士曰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  
林之莊昔居臣民今游犬羊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  
乘焉吾非有以守之殆由天設於王公帝限乎豺狼若  
之何侵而夷之以紓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未聞  
於灌瓜兵或興於爭桑投芻生心文子之至喻牛甘必

關管堅之所量國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為利甚明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廢圉倉善賈之行不念肱篋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果大入則小或可疎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土豪而歲起屯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於京都不募人訪銅而私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於胡

遺計若此庸為利歟由衆人焉南牧之慮將智者分北伐之塗推石傳土決其成功束馬懸車胙乎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羌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辨既久色相不平抗袂俱起質於先生先生赧然而笑適然而興曰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貨幣之誅戕不時而源枯不禁而



山傷逆於天元降為災祥則雖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為公卿出為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有人民所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修其業愚者雖甚欲焉而無敢望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貴大姓之家列肆侔於府庫邸第羅於康莊金紺米綴鏤焜煌被以黼黻裏以雕牆狗馬棄齊民

之食飲輿妾賤士夫之衣裳賓昏祠葬墮敗紀綱通吏  
賣法陰淫陸梁其憑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彊畜  
奴如兵戰田論鄉主逋豢寇者攸衆實龜藏甲者為常  
州縣徒史私為之視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攘是天下  
山林之出除公上之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  
宛轉廉潰輸幾侯而幾王彊桀相師極欲為威怒網而  
川貧笑斧而林飛孰察諸刊剥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  
穉曲直之所宜積之徒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

資自疲富者售之益輕貧者勞而愈微誓窮原藪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為災而彼反為宜從是其氓匿稅并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畋不時而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餽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以克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為狸而畜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斂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邱之詩或者縣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

舟車之材上苛之以敲筭下撓之以追催索之於邇則此既莫有求之於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時蓄之家驢相比朋固所以制百姓之命暮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聚為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為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國必固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為弊

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蛇豕下者抵禁而趨口腹刑罰日增裁害日續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以推類事為之法物為之制數罟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

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綽君子不履絲屨為農者不得為工為士者不得為賈天王之尊也合圖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既無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於後王修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卿任之九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

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史胥徒頌其所行射  
祭而弓矢陳隼擊而爵羅典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  
物名驚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既設冥氏伐  
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月  
竊木者有常刑至於金玉錫石州人之專取犀象麋鹿  
角人之所登率避其所育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  
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軻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  
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

而無所傷禁發之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  
地生財而品類昌碩以盆鼓蓄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  
渾如河江山出銀甕丹甌椒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  
被於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  
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麗蒼蒼者愛惜朝夕  
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陛下慈仁如  
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愛  
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祉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



而知之甚詳克己之誠在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  
五帝憲老之典三王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  
賢之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  
舉其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  
君子為臣去就之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  
為本學以力行為貴居朝廷不以先後守其嫌守藩鎮  
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齊力協議皋陶謨而矢契  
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共察天下之善不使

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饒不使有妒功蔽賢  
之吏以衆人之耳為耳聽衆人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  
為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  
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既饒天  
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  
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  
健隤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畫乎其前戎狄畏之踰  
黃河之湍邱垓之山簣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

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衆糴之弊牽危疑於往代免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蹐媿謝不敏請為弟子既而少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必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

之於緣圖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  
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  
於尚父周公之於虢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  
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  
得而知也二客恍若自失再拜而罷

龍虎臺賦

明 劉基

猗歟太行之山呀雲豁霧結元氣而左蟠於赫龍虎之  
臺摩乾乾坤魁羣山而獨尊其背崔嵬突聳森岡巒而

拱衛其勢則崑崙駢駢仰星辰之可捫白虎敦圉而踞  
峙蒼龍蜿蜒而屈盤狀昂首以奮角恍飈興而雲屯其  
北望則居庸截嶺煙光翠結攢峰列戟斷崖立鐵踰烏  
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其下視則漲海沖融飛波洗  
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洲之密邇睇三山之可通  
彼呼鷹戲馬適足彰其陋而眺蟾望鵠曷足逞其雄豈  
若茲臺之不事乎版築而靡勞乎土功也想其嶽崱嵒  
礧曼衍迤邐形高勢平背山面水巨靈獻其幽秘歸邪

護其光啓何蒿華之足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通光  
道於上都揭神京之外壘匪松喬之敢登羌乘輿之攸  
止也至若四黃既駕鹵簿既齊方玉車之萬乘蔚乎翠  
華之萋萋載雲罕與九游光彩絢於虹霓山祗執警以  
廣道屏翳灑雨以清埃朝發軔於清都夕駐蹕於斯臺  
明四目以遐覽沛仁澤於九垓眇軒轅之梁甫屑神禹  
之會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數乎方壺與蓬萊慨愚生  
之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獲覩斯臺之壯觀敢不慕

乎頌聲遂作頌曰傑彼神靈在京之郊金城內阻靈闕  
外包上倚天倪下鎮地軸太行為臂滄海為腹宗臺我  
我虎以踞之羣山龍從龍以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窮  
於隆神臺與天斯同宗臺有偉鸞駕爰止天子萬年以  
介遐祉

龍虎臺賦

明江孚

吾聞幽都之山崔嵬崱嶭窮劣紆鬱幾萬里今挾居庸  
之南出壯乾坤之險阻今開混沌之端倪瀉龍盤而虎踞

兮屹高臺之巖岬右太行之峩峩兮左江海之湯湯  
負天關之巔肩兮面紫極之清光觀夫臺之為狀也則  
博敞倜儻朝昏來往嶽岑參差日月蔽虧軼陰雨於太  
半俯星辰於下墀溢氛埃而軼浮景兮出凌兢而入太  
微吾亦不知其高廣之若是兮蓋天地之所為若乃峻  
嶒巖薛撐鱗奮鬣周迴連蜷蜿蜒蜿蜒林蒸潤而雨降  
崖轉石而雷喧勢將騰海水而噴薄鼓顙氣而飛天吾  
是以知臺之所以名龍神變化而無前至若嵌巖豁訝



有呀其牙孱顏峯寧而爪而攫春花明而文炳飛泉咆  
而慄魄衆山奔騫於其下兮若百獸震掉披靡而前却  
吾是以知臺之所以名虎雄萬古而磅礴爾其季春歷  
日法駕北巡五輅輝煌萬騎紛紜鸞旗鳳蓋之棼麗金  
干玉戚之晶熒警蹕既啓天顏甚適散皇風以矚幽考  
聲教之所被吉行信宿於焉而止喜地勢之高平縱登  
望之巔巍乾心降而徵怡都人仰而稱偉於是名臣良  
士朱虎夔龍迷清飈於有土虛元氣於太冲鼓舞六合

奮躍羣雄出淵潛之滯跡起巖穴之幽蹤吾又知夫臺  
之所以名龍虎不獨山川之勝又快夫風雲上下之相  
從也嗟夫威如四海知霸心之猶存直計百金昭儉德  
之為至圖功業於丹青致獲良於千里是雖可以壓銅  
雀而下姑蘇又豈足以並茲臺之美乎歌曰瞻彼層臺  
聿穹窿兮肇基太始垂無窮兮爰考休徵熙淳風兮於  
昭靈臺與俱崇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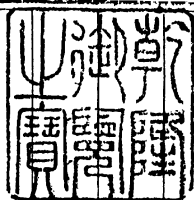
愚公移山賦

唐  
邱鴻漸

止萬物者艮會萬靈者人艮為山以設險人體道以通  
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議其利害也昔太  
行聳峙王屋作固千巖糾紛萬仞迴互蓄氷霜而居夏  
凝結源流聯而飛泉積素爰有諄諄愚叟面茲林麓愴  
彼居之湫隘懲祈寒之慘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當  
箕亥之年寧憂就木乃言日月無私照也山則蔽之春  
夏無伏陰也山則藏之傾阻我比屋擁隔我通達我將  
拔本塞源使無子遺得則為功之美否則為身之恥終

當詔厥孫謀施於翼子於是協室而一乃心力荷擔而  
三夫傑起畚斯備其功聿修于澗于沼爰始爰謀一  
之日土壑石鑿二之日崩崖隕甕三之日夷峰彌壑雲  
林摧以蓋偃火石迸而星落爾其洞突堙塞陰陽以衍  
交錯飛禽走獸魄褫氣懾而不復巢居穴託王喬握全  
低徊頻蹙而無所騭驚駕鶴山神操蛇聞之乃壯其功  
深其計將懼不已先謁於帝命夸娥二子發神威振猛  
厲始將怒目決眚終欲颺舉電逝遂乃幹礪莽挾崔嵬

下拔乎三泉上衝乎九垓突兀雲動磅礴天迴遽投雍  
朔而不復來世人始知愚公之遠大未可測已夸娥之  
神力何其壯哉儻若不收遺男之助荷從智叟之辨則  
居當困蒙往必遇蹇終為丈夫之淺今者移山之功既  
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則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歎曰  
事雖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齊物同於指馬我  
修詞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無成與有成  
諒歸功於大治



御定歷代賦彙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十八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劉斯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嵇承志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元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十八

地理

終南山賦

漢班固

伊彼終南，歸截嶙峋。困槩青宮，觸紫宸。嶽嶺鬱律，萃於霞  
芬。曖曖晡霭，靄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挺修林。元泉落落，  
密蔭沉沉。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  
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鸞鸞，警乃前驅。爾其珍怪碧玉，

挺其阿密房溜其巔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  
前彭祖宅以蟬蛻安期饗以延年唯至德之為美我皇  
應福以來臻埽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僊嗟茲介福  
永終億年

登吳嶽賦

以崇巒險固永鎮西疆為韻

唐周鉞

吾嘗文戰將北羈遊極西覩吳嶽之孤峭計羣山之莫  
齊由是邈崖谷遂攀躋入雲靄出塵泥既臻頂上用視  
天倪鴈塞殊小我睎甚低蓋以氣壯神扶雄標國祚揖

白帝今不見抱皇城而自固嵐光擁翠拓開霄漢之心  
岫色橫空鎖斷戎夷之路嵴嶠旁竦岩堯上千碧草春  
含清風夏寒遙瞻魏闕迴立煙巒超洞府謂在天壇  
中隱深溪日月之光不到外連層阜龍蛇之勢斯蟠當  
其區宇正寧氛埃初見覽造化之宏制識乾坤之設險  
汧水縈盈而線走隴山崩施而螺掩西窺劒閣霜地表  
之千鐔東瞰蓬萊黛波間之數點遐徵衆嶽式並隆崇  
彼皆受封於百代此獨不視於三公森竄立以削成寧

慙太華黯雲凝而化出豈讓維嵩况子萬仞凌虛千里  
倒影虎踞華裔鯨吞虜境疊巘攢壁迴巖列屏捍絕域  
以增隘固中原之甚永直使以禮賓九有仁服八荒臂  
賢以為輔弼宅道以作封疆亦須假我嚴衛憑我巨防  
邇藩垣於都邑遠隔闕於氐羌吾唐重其功崇其鎮爰  
升成德之號用補極天之峻小儒是以竟日興感抽毫  
賦韻登詠畢兮嶽岑指長安而後進

三門賦

有序

唐  
趙冬曦

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開鑿其  
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  
有孤峰揭起峰頂平濶禹廟在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  
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  
湍水從黃老祠前東流湍激蹙於蝦石折流而南漱於  
三門包於廟山乃分為四流淙於三峰之下觝於曲隈  
會流東注加以兩崖夾水壁立千仞盤紆激射天下罕  
比時以內兄牛氏壯而遊焉相顧賦之以紀奇跡

大河瀾漫上應天漢濤靈波於積石之西瀑懸流於崑崙之半茫茫禹功茲焉會同鑿連巖而瀉激羅崛島以攢空闊兮若橫兩闕於江上岌兮若稜三山於海中崇山嶽崙呀水淙射左右飛濤起伏相擊截奔湍兮躋石臺目霍濩兮心徘徊三峰砥其却立架崇門以洞開連嶂紆河以壁峭疊巘喬空而半顏洪流蹙折以全涌漱湍崙窟而相砥苞巒秘隙砢其鼓作徊舉澎瀑灘以山摧奔濤迅瀆紛其蕩駭蓬渤滑湓霍以雲迴盤渦寥寥

以谷施奔石砰磕以成雷拗怒未洩橫流逆折合如地  
轉散若天裂搖騰碧興歎蕩珊穴砭巖腰而沫沸淙隘  
口而湍咽然後澡雲霄靄收濤卷瀨汨汨以無聲漫  
浩浩以東會總四流而混合注三穴而滂沛泛洪連於  
大磧之東薄餘怒於天地之外當其時也山獸驚躍水  
禽亂飛魚獺沉潭以不動獬獠拱樹以相依竄鮫人於  
洞壑帖舟子於連猗莫不愁白鷺之初下歎黃牛之暝  
歸若乃降望金門僂佯石觜窮巖萬仞一曲千里松厯

歷而生涯草蓼蓼而覆水雲蓬茸兮歷地生風颼颼兮  
百籟驚猿惜暮以悲叶鳥辭春而不鳴跼嶮岵兮杪崢  
嶸飛客心兮動客情憐石菌之冬茂賞瑤芝之夜明惟  
夏君兮永蟄拜靈廟兮何及榱梁古今山鳥棲階壁燕  
兮野鼯入感微雨之歎深亢幽歌以佇立歌曰申負石  
兮空自竒客乘槎兮何遠為君不見虛舟之泛泛浩乘  
流而不羈

禹鑿龍門賦

以利濟生人功  
存聖德為韻

唐陳山甫



控引河源鑿山為門闢兩崖而龍蟠虎踞飛一帶而電  
激雷奔所以拯流離於品物佐含育於乾坤邈矣而高  
蹤斯在巍然而詭狀斯存昔夏王披簡援圖盡力溝洫  
萬方附會以恭命百工子來而奉職畚鍤具而勢蹙風  
雲巖岫分而狀成閭閻波濤有路無非汲引之功鱗介  
攸居咸被生成之德異夫屹爾崖巘張為閘閼懸流赴  
勢以中注巨石乘危而下傾拉叢林而山靈叶贊迴大  
壑而水怪奔驚故疑滯者得以流其惡昏墊者得以厚

其生當其相地所宜兆人攸利山崢嶸而洞啓水噴薄而俄至湯湯浩浩俱成畎澮之流原隰陂池皆為生植之地道邁前古芳流後塵豈不以開濟之功莫大通流之用如神龍躍新渚魚迷舊津四載之勞終成於舜日九年之患空媿於堯人始也設以規模不資鈐閉雲橫結駟之狀浪走高車之勢廣濫觴之運水無不通裨造化之遺人無不濟茂績崇崇與流無窮豁名堯而分遠碧來浩渺而寫晴虹不媿錫圭之命寧慚拓土之功是

以羲軒等美唐虞盛故當煇燦於帝圖不然何以應  
千年之聖

底柱賦

有序

明唐肅

按底柱在冀州大河中流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  
至于華陰又東至于底柱然後至孟津週洛汭而復北  
折焉蓋河自龍門既決以來奔騰迅快勢不可遏至是  
而齟齬之乃分為四流貫於三門之下然後力殺而行  
緩故酈氏水經謂底柱與龍門皆禹所疏鑿也昔蘇子

瞻賦濫瀕堆以為蜀江會百水而至於變瀾漫漶瀚橫  
放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當其什一苟無是堆則瞿唐  
之險當不啻此余謂底柱之功亦有類於濫瀕者故述  
而賦之賦曰

黃河之流西來數千里今貫長城而南馳激龍門之險  
阨兮霆奔電馳氣洶湧而莫支厯華陰而徑趨兮乃折  
流而東下勢若萬騎銜枚而疾走兮將悉鋒盡銳鏖戰  
於平野何底柱之崔巍萃律兮獨凝立乎中流儼一夫

之當關兮強兵悍卒睥睨退縮不敢運其戈矛惟崇伯  
子之敷土兮導洛洞而平之鑿茲山以疏洩兮剖三門  
之欽熾然後洪波巨浪齟齬而不騁兮分流析派間度  
以逶迤指孟津而逾洛汭兮遂東極於大邳苟非是以  
中梗兮曷以殺天吳水伯之淫威余嘗駕方舟而遠求  
古蹟兮誓將豁心胸於浩蕩過黃老之神祠兮遡蝦石  
之決養睇連天之修楹兮干雲霄而直上濁波汨汨包  
其下兮顯神功於俯仰使昔懷襄之莫救兮匪四海為

一區上巢下窟之赤子兮殆皆戢以為魚覽斯險而嘅  
歎兮雖天造而地設微玄聖之大智兮孰能成夫萬  
世之烈彼蜀江之濫瀕兮羌地勢之所同誦金聲於儋  
叟兮信物理安危之所從噫吁噫世道降兮風移而俗媮  
頽波汗漫兮忌剛而茹柔魚蝦鼓舞兮蛟龍鬱愁豈無  
吾人之底柱兮障百川之橫流

首陽山賦

漢 杜 篤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崛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隴埳隈

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莫而上覆穴溜滴  
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忽吾覩子二  
老時採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州域  
鄉黨親戚匹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二老迺答余曰  
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脣孤竹作藩北涓少名叔齊長曰  
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年艾於黃耆遂相攜而隨之  
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服事  
而畢命子忽覩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

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  
乎山旁

首陽山賦

有序

晉阮籍

正元元年秋余尚為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  
首陽山賦曰

在茲年之末歲予端旬首而重陰風飄回以曲至今雨  
旋轉而纖襟蟋蟀鳴乎東房子鵲鳩號乎西林時將暮  
而無儔予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予纓綈絕而



靡尋步徙倚以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修飾而欲往  
予衆蠢蠢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予亮孤植而靡因懷  
分索之情一兮穢羣偽之射真信可實而弗離予寧高  
舉而自儼聊仰首以廣頻予瞻首陽之岡岑樹叢茂以  
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  
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皋羣而並棲颺遙逝而遠去兮  
二老窮而來歸實囚軋而處斯兮焉暇豫而敢誅嘉粟  
屏而不存予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予投危敗

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  
兮競毀譽以為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  
道求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慷  
慨而言之

黎陽山賦

魏  
劉楨

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以竭休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  
之遐修御輕駕而西徂過舊隰之高區爾乃踰峻嶺超  
連岡一登九息遂臻其陽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

祀高碑頌靈珍木駢羅奮華揚榮雲興風起蕭瑟清冷  
延首南望顧瞻舊鄉桑梓增敬慘切懷傷河源汨其東  
逝陽鳥飄而南翔覩衆物之集華退欣欣而樂康

葛嶧山賦

周 誼

有客駕白雲控蒼蚪慕南華之奇覽效子長之遠遊爰  
駐節於圯上睇羣山之夷猶但見峭壁崆嶸巉巖窮劣  
壓厚土之鴻龐摩圓靈之危仄對羊岫之閒雲瞻蛤湖  
之落日雖無鄒山之秀麗亦有龜蒙之介直左沂水之

湯湯右泗流之滔滔古冢隱兮蟻封浮屠屹兮人立仙  
翁釋子來徃乎其間蚪松鳳竹森列乎其側凌氣勢於  
寒高曾不讓乎秋色客乃悠然而思曰茲非所謂葛嶧  
山者乎蓋不知幾千萬尺也於是履崔嵬躡稜層涉汗  
漫倚空冥發孤嘯於雲端覽八極於雙明觀其平原莽  
蒼灘水汪洋折戟沉沙衰草斜陽亞父之孤壙兮瀟灑  
戲馬之層臺兮荒涼泣鬼魅於青燐走狐兔於白楊此  
楚漢之戰場也若夫雲收翠嶽烟斂青巒如龜趺而鳳

翼若虎踞而螭盤為樂器之所需枕泗濱而躡岵此則  
石磬之山也若乃斷橋蕪沒蝸石毀圯赤松久仙陸沉  
遺履懷往事兮千齡歎浮雲之流水茲非漢黃石公授  
書之故址者耶爾其丹青剝落龜石淋漓茨階蟻穴蘚  
壁蛛絲列槎牙兮劍戟望翁仲兮歛歆悼賢侯之久逝  
遺父老之深思茲非所謂漢淵德公之舊祠者耶已而  
牛羊被野夕陽下山泉湧谷響風烈雲漫客乃返乎圯  
上遇一仙翁羽衣鐵冠問於客曰岵山之遊樂乎子但

知一時之樂而不知數千載之下獲耕桑之利被社席  
之安者果孰為之功耶在昔鯀湮洪水九州為魚天命  
神禹濬距導瀦淮沂其乂徐野無虞肇茲山之得名迺  
表出於輿區拯生民於墊溺賜萬世之奠居子曷不心  
神禹之遺蹟展白雲而賦諸客曰唯唯翁步雲衢客乃  
作歌以繫之曰山蒼蒼兮凝烟水汨汨兮流川念明德  
兮既遠懷禹功於當年我聖皇之御極兮恢輿圖於萬  
里地平天成兮神禹同軌名山大川兮我疆我理壯哉

岨山分雄鎮徐址

望嶧山賦

有序

元 吳師道

友人黃君晉卿向嘗為余言鄒縣之境東望嶧山峭然  
孤起孟子實生於是可想見其人焉余過其地睇瞻興  
懷信斯言之有徵因賦以道之其辭曰

濟重江而北征兮漫十里之平陸過邾婁之故墟兮極  
東鄉以騁目羣山委蛇而奔湊兮青遥遥其相屬翠峻  
峰之孤起兮儼雄踞而特尊絕浮雲而上出兮俯培塿

其無鄰曰茲惟東魯之嶧山兮實岱宗之陪輔杳日觀  
其猶未覲兮乃獨快茲先覩表積石之嶙峋兮却朽壤  
而弗附勢絡繹而縣延子宜著名於終古惜行邁之靡  
靡兮盼遼邈而不可登披圖牒而考稽兮嘉詩書之所  
稱神禹定其職貢兮繫孤桐之挺植魯侯荒於大東兮  
遂保有以為域彼祖龍其何知兮窮萬里之轍迹升遐  
巔而頌功子斯獻諛而助賊咸陽既已飛灰子野火宜  
不赦夫頑石侈心忽其安在子惟樹德之罔極吾獨凌



夫山川之精英兮，徵聖賢其孰當偉。孟氏之特起兮，在戰國而堂堂。氣浩然而剛大兮，壓后土而蟠穹蒼。雖儼聖之有迹兮，邈餘子其奚敢望。屹茲山之猶故兮，信並立而俱長。徵余友之昔言兮，羌有懷而不見。悵欲語其誰同兮，徒激昂而增歎。

蒙山平野亭賦

金劉文蔚

琅琊古郡，海右雄藩。介青徐之遐境，跨蒙羽之名山。按經圖兮，歷二千年之城郭。詢父老子，曾十萬戶之廛闌。

嗟繁華逝而不返兮久瀟灑於兵革之殘追前賢創造  
之遺跡兮認舊碑剝落之苔痕一臺存於公署之左兮  
其勢俯瞰東北之城垣寂寂兮瓦礫之墟森森兮荊棘  
之攢昔郡守備邊之未暇兮其來亦孰為之一觀越至  
元之己卯屬大統之中原太守以善政而底譽監司由  
上考而來官乃因政之暇乘農之閒且陶且冶載伐載  
刊役不兩旬而既畢用無百姓之所關崇峻峭拔兮葺  
故基於九仞輪奐翬飛兮構新亭之十間眠其下也綠

樹漫漫市井班班覺字參差今鱗次車馬彷彿今往還  
靄萬竈之炊烟今隔物我以仙凡忽一埽其風埃今驚  
夢寐於塵寰流好音今幽鳥生繞砌今芳蘭棲朝雲於  
畫棟堆野色於危欄忘萬事之紛擾覺六月之微寒鷺  
孤飛於霞際今疑星轉乎天端鷗羣集於沙上今若波  
起乎平灘不雕不畫今入雲烟之清雅無陰無晦今極  
村曲之縈盤每公餘而自適縱却顧而前看一帶高深  
兮山水秀千里沃壤兮邦畿寬莫不豁詞林之風月瀉

胸次之波瀾若夫與客共飲因公置煩列雲霄之雅聽  
促玉漏之清彈倒鯨杯而吸翠發酣歌而怡顏懷古人  
之興感豈賞心之易闡非不知役不可分難舉事不可  
分尚繁蓋賢者之所作能勞民於既安况乃輸之以道  
今人得其歡使之以時分孰憚其難不徒宴樂於此分  
欲坐觀乎稼穡之勞庶幾知民之艱也

蒙山賦

明

梁寅

維堪輿之莫位斯山嶽之肇形類波濤之激蕩擁泥沙

之峻嶒為嶠為岑或丘或陵尊若帝王陪以公卿然人也以山而鍾秀山也因人而著稱在於荒陬雖崇而隱適乎雄都雖卑而名竊愛夫蒙嶺之鎮吾地其餘終南少室天台會稽何彼重而此輕也哉觀其勢雄千仞根盤百里差莖嶽崱蛻蟪剝施竅以諸洞界以衆水獻粵鱗鱗崖石齒齒疆域之表郡國之紀阜嶂東迴春臺西峙鰲峰北聳渝流南迤其為寶藏則白金之璀璨碧鈿之璘璊表炎方之奇產克天府之上珍其為靈蹤則金

剝據其陽仙巖在其顛森祗樹於翠谷閔小有於洞天  
若乃理草掬芳珠林挺秀風篁球夏烟蘿幃覆蘭茝緣  
於徑阪芝朮產乎嵌竇長陰澗之茯苓絢霜林之橘柚  
猿猱哀嘯熊羆怒咆霧卧文豹湫吟黑虬揚夜鶴之暹  
音露秋鶻之懸巢過客眩於妖狐樵子駭乎山魃凡其  
根莖之品飛走之族時榮時悴以涵以育富於靈圃之  
駢羅夥於陸海之儲蓄博物之張華無以辨其類洽聞  
之郭璞曷能究其目宜夫絕俗貞士離世潛夫悅雲霞

而長往與麋鹿以為徒翫岡葩之春媚樂岑木之夏敷  
吟素秋於月觀度玄冬於雪廬坐紫苔兮綠綺奏蔭蒼  
松兮芸帙舒或茹芝兮白日晏或埽葉兮涼飈隨想夫  
楚叟之賢栖山之陽躬尚稼穡志輕侯王觀山泉之泓  
渟悟蒙養之端莊愜閒情於濬壑杜妄轡於巖廊嗟軒  
堯其既遠顧沮溺其可望勵雅操之冰玉謝溷世之糝  
糠疑斯人之或遠復東瞻乎魯邦既異世以同趣宜隨  
地而安常吾將稅俗駕屏塵心企潁陽懷箕陰朝與山

分爲儔夕與山兮相尋濯纓松下流振衣雲中岑寧抱  
甕以自勞賦歸來而長吟歷萬里於至近返十齡於方  
今庶永託於茲山嗣高士之徽音

登虎牢山賦

晉潘岳

辭京輦兮逕邁將遠遊兮東夏朝發軔兮帝壩夕結軌  
兮中野馮修坂兮停車臨寒泉兮飲馬眷故鄉之遼隔  
思紆軫以鬱陶步玉趾以升降凌汜水而登虎牢覽河  
洛之二川眺成平之雙阜崇嶺巖以崔嵬幽谷豁以寥



寥路逶迤以迫隘林廓落以蕭條爾乃仰蔭嘉木俯藉  
芳卉青烟鬱其相望棟宇慄以鱗萃彼登山而臨水固  
先詰之所哀矧去鄉而離家邈長辭而遠乖望歸雲以  
歎息腸一日而九迴良勞者之詠事爰寄言以表懷

廬山賦

宋 支曇諦

昔哉壯麗峻極氤氲包靈奇以藏器蘊絕峰乎青雲景  
澄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鱗萃路  
絕故人跡自分嚴清升仙於玄崖世高垂化於邛亭應

真陵雲以踞峰眇忽翳景而入冥咸豫聞其清塵妙無  
得之稱名也若其南面魏坼北背迢迢懸雷分流以飛  
湍七嶺重嶸而疊勢映以竹柏蔚以檉松榮以三湖帶  
以九江嗟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美二流之潺湲  
津百川之所衝峭門百尋峻闕千仞香爐吐雲以象烟  
甘泉涌雷而先潤

望匡廬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峰連清漢江水無際

烟景相鮮沿流而東若在世表因懷遠公陸先生悵然  
成賦

春水湖平霽天景旭眇赴海之清瀾映干霄之翠嶽波  
鱗爛而勢微帆鴈引而相續輕烟冒於爐峰若香散於  
空谷飛流灑於星灣疑虹飲於曾曲想遠公之平昔比  
孟綽之不欲談精義於松間寄虛懷於巖足喜濯纓而  
旋返悲負鼎而放逐恥隨屈賈之波不同宗雷之躅整  
襟帶於瑤席望玄師於林麓徒佩紫青之書未脫朱丹

之轂感明主之嘉惠荷天地之覆育既復扶陽之爵又  
剖專城之竹被金組於薄躬昭皇明於荒服豹文忽變  
蔚然以姿蟬綏更新倏然而脫雖澡身於滄浪終有媿  
於玷辱念大福兮不再來歸東臯兮供黍粟

匡廬賦

明 胡儼

昔神禹之疏鑿兮奠山川於九區惟彭蠡之既瀦兮渺  
巨浸而為湖爰有山而西峙兮儼穹窿而覆廬彼何人  
之昆季兮初卜居而宅其陽詢遺老以求其故兮傳其

姓而曰匡於是招五老於雲中兮參九真而翱翔攬香  
鑪之紫烟兮濯飛瀑於石梁挽銀河於九天兮凌倒景  
之蒼茫雙劍倚長空而嵯峨兮凜肅肅之秋霜倚龍淵  
於絕壁兮瀉碧澗之琅琅漱玉挺乎長松兮慨故址之  
荒涼埽蘚斑而求古跡兮信德美其流芳歟凌風而遐  
舉兮抵尋真之舊觀逕松蘿而尤奇兮覩雲屏之煥爛  
天宇豁其澄鮮兮聳層巒於霄漢水簾三疊而下垂兮  
儻瓊飛而珠散羌觸坎而轂轉兮懸素絲於天半迴風

搏而混結兮炯雪毬之洞貫邀謫仙於松巢兮扣東林  
之禪局倚三笑而長吟兮聽虎溪之泠泠升上方而登  
天池兮跨絕頂之高寒靈籟發而淒清兮悚萬壑之驚  
湍鶯啁嚶於幽谷兮猿悲嘯乎巔岼熊咆龍吟之不可  
以久留兮接空明之羽翰巨艦突而撐空兮何神化之  
渺漫披蒙茸而陟虎豹兮仰石磴而高騁坐飛閣而延  
覽兮付江山於一瞬紅葉忽其翩翻兮猶雨花之亂墮  
訪竹林之古寺兮云隱顯之靡常流鐘磬於巖竇兮顧

杳靄兮何鄉俯盤盤之深谷兮綺繡錯而錦張過淵明  
之栗里兮三徑沒而已荒挹高風於千載兮攀逸駕於  
羲皇余思夫古人而不得見兮撫孤松而彷徨望白雲  
之悠悠兮覽紫霄之蒼翠迎鸞鶴於空中兮驂羣仙之  
環珮臨墨池以揮灑兮希右軍於絕代酌鸞溪之一滴  
兮亦何有乎滯礙道簡寂以遨遊兮仍羽人於丹丘陸  
子肅余於石壇兮耿星河之欲流余既縱夫玄覽兮羌  
回車以復路度松關之迢迢兮問棲賢之故處乃少室

之山人兮甘嘉遯而來居抑後賢之仰止兮藏簡冊於  
粵區振吾袂於高岡兮扶天風於兩腋鹿呦呦以思苓  
兮闌紫陽之遺蹟洞豁舒而隱約兮山幽幽而無人葛  
漫漫於樛木兮石磊磊乎澗濱堂構餘乎瓦礫兮蛩愁  
吟而飢飈呻余既感此而惆悵兮除積翳於榛荒采蘋  
繁於沼沚兮就堂階而薦觴退即乎風泉雲壑兮聊詠  
歌而徜徉衆既告余以欲暮兮還余駕乎東驚蟬噫噫  
而寒鳴兮草萋萋其夕露松陰陰而月朦朦兮渺蒼蒼



之烟霧亂曰汨吾遊兮北征水茫茫兮山青稅吾駕兮  
匡廬訪古蹟兮窮奧區山之人兮潔修跨黃犢兮夷猶  
灑清風兮六合凜冰玉兮高秋歸來山人兮林丘

白鹿洞賦

宋朱子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  
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  
驚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  
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

而為庠儼衣冠而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于遺邈分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貽孫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模亦既震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

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  
山蔥籠而遶舍水汨灑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  
而同符偉章甫之戔戔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眺聽之為  
娛實覲宮牆之可入媿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  
道體之無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  
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  
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亂曰澗  
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萃尊枝相樛予彼藏以修息且

遊于德崇業茂聖澤流于往者弗及余心憂于來者有  
繼今我將焉求兮

白鹿洞賦

次晦翁韻  
有序

宋方岳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有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得  
主藏書徘徊顧瞻有慨其數蓋歲行之無幾而世變已  
不古矣乃次翁韻為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歆之其  
辭曰

始余眺眠鹿之町疃界白雲以為疆嗟五老人者之無

志獨有覲於二千石之維良朝余樂兮紫陽夕余夢兮  
朱塘訊風泉與雲壑勞降嶽而陟岡慨夫子其未遠寧  
吾道之易荒言琅琅以猶在將彌久而彌芳皇拊髀其  
永懷一天視於帝庠倬雲漢之昭回紛恩溥而德洋溢  
同盟其念哉毋諉焉於氣運惟命義之是閑豈善惡之  
可混與有獲以詭隨盍無悶於嘉遯道烏在乎高深體  
吾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枉抑嚮方而寸進念日用之  
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令來歌而來遊尚及門之子孫匪

執經而問焉誰與歸乎共論余既互鄉之晚生又主藏山之遺書悵莫企乎前修思盡復其舊模疇去籍以紛放肆余度而余諷二三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枕寒流以漱石有書石兮左圖儼老仙之在旁何玉我之勤渠日三省以澡滌時四勿其埽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余肯同夫讀書城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集毋空谷其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經籍為朋友以泉石為供給佩猗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盍歸來乎山

中兌麗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潔起風雲而獨立挹烟  
雲而進之問孔聖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遨期瑶草之共  
拾亂曰有鋤其佩琳琅璆子風蕭蕭然山川穆兮翁乘  
白雲駕言遊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遐爾心為翁憂  
兮歸來歸來吾與子求兮

白鹿洞賦

次晦  
翁韻

明林俊

浮鄱陽之巨浸沂星子之名疆亶啓蓬以遐矚森五老  
其孔良懷攬結於神秀維舸艦於橫塘戒征夫以前路

策余馬於山之岡感鑪錘以陶鑄揖真宰於鴻荒嶮東  
南以孤峙蒼輻輳於衆芳飲大清於沆瀣又奚慕夫五  
更周序而殷庠粵二龍之寄傲睨雲壑以洗洋澹虛止  
以超曠幹玄樞以潛運緬元和之羅致竟玉收而硃混  
盼鴻鵠以高舉撫白鹿而肥遯迴勸駕於拾遺勞朋友  
之敦問羌徒跡於東都惜附章而彙進惟紫陽之肇守  
右儒術以罔倦締頽址於荆榛矢繕葺復奚孫飭藏修  
於他所揭要領於前論既廣貽夫士廩亦載勤夫御書



儼聖賢於遺像條規範於偉模授紀成於秘閣假休沐  
於咨諏振風雩之逸響循孔步而顏趨朗人文於奎曜  
恢正學於永圖嚼遺言於敬義恍面語而勤渠悵日月  
其滋久洞莽蒼以靡除睠余生之伊晚竊心慕而企符  
悼梁木之宿頽偕章縫以後集噫墜緒其茫茫惡德門  
之望入幸來復其未遠矧日力其猶給礪鍼石以起痼  
豈瀛洛閩關之莫緝謹濯雪以刮癘奚獎獎夫末習夙  
遵軌以信邁覲百一其有立惟格人之可起委厥鞭其

卷十八  
願執蕪濡染於幽馨仰前修於掇拾亂曰聖澤泓澄磔  
鳴璆兮雲章煥爛柯蜨樛子含真嗣徽濛化遊于爰濯  
其纓枕寒流兮衿裾容與樂消憂兮浮雲物外泊吾生  
以奚求兮

白鹿洞賦

次晦  
翁韻

明  
祁順

粵南康之有郡兮據吳楚之封疆由名賢之過化兮民  
俗丕變而淳良村落僻其近郭兮紛隱映乎松塘槩白  
鹿之幽勝兮在東北之重岡昔山人託迹於斯兮後復

翦其榛荒臺榭屹乎輝映乎花草鬱其芬芳暨南唐置  
學子曰匡山之國庠降五老之突兀兮吞彭蠡之汪洋  
尋大振其聲教乎際宋朝之休運山若增而巍巍兮泉  
若濬而混混禽鳥樂以和鳴兮豺虎避而深遯九經於  
焉頒賜兮羣士於斯乎講問逮紫陽之興建兮悵然懷  
乎先進書有積而田有給兮樂教養之無倦寄衷情於  
賦詠兮粲幼婦兮外孫嗣顧斯文其在茲兮豈吾徒之  
私論慨斯人不常存乎道猶寓乎遺書矧教條之昭晰

兮誠萬世之楷模何喪亂之屢經兮莫圖舊而重誦聖  
澤為之下雍兮學徒廢其樞趨幸治教之休明兮屬一  
統之皇圖郡侯憲史相繼而修復兮展夙心之勤渠進  
諸生以道德兮外聲利而屏除彼垂涎於公相兮陋韓  
公之訓符余登臨而假寐兮夢先哲之羣集儼杏壇之  
講授兮紛堂升而室入回庶乎其屢空兮雍無事乎口  
給點鳴瑟以詠歸兮參省身而傳習踵夫子之步趨兮  
歎文王之熙緝呼余前而丁寧以告戒兮欣仰瞻而起

立授余以明誠之要訣兮曰擇善而固執忽驚寤如有  
失兮賴片言之可拾仰高山余起敬兮見十仞之蒼璆  
攀桂枝以延佇兮羌偃蹇其相樛世有異而心不殊兮  
聊想慕以優游夫豈耽山水之為樂兮徒漱石而枕流  
願辭榮於宦海兮假林壑以消憂從吾心之所好兮更  
於世乎何求

白鹿洞賦

次晦翁韻

明舒芬

設吳楚之兩界鎮江黃之故疆維匡山之偉觀屹頽波

之忠良迺敷淺於彭蠡懲險束夫瞿塘有阪有隰有澗  
有岡歷姚虞而迄周罔或烈而遂荒肆洞天之幽闌鬱  
草樹而臭芳終名勝之莫掩肇宮宇而膠庠屬鴻儒之  
起廢濟後學之望洋適奎躔之聚輝贊斯文而起運敬  
義揭以直指老佛闢而莫混士知方以有來或於焉而  
繫遯余茲仰門牆而樞衣隸也跋峰巒而頻問聆石泉  
三折而東之諒前途伊邇可勇進雲相隨乎其若無心  
鳥相依乎其若不倦感農夫之刈麥嬉引鉏而弄孫奚

真朴之難復可於此而尚論既乃度漱石之新梁觀華  
扁之大書欽皇明之賁飾匪淳熙之舊模聖像儼乎可  
畏規言炳乎足誦曰既及乎其門敢不繩夫步趨嗟孔  
道之再興惟太極之一圖爰定性於伊洛亦訂頑於橫  
渠視主靜與慎動尚窺壁而循除闡千古之幽秘圖與  
易而契符謂朱夫子之渾然猶樂大成之槩集迹窮理  
於庶物真乾健而吳入顧俾小子之務茲懼夫勉行之  
不給矧危微之墜緒烏記誦之能緝天既設夫我中聖

又示之時習胡甘白首之紛如須圖大者之先立庶據  
依之有地斯御射之可執矢自令而惕勵力恒干於人  
十亂曰八音宮縣戛玉璆子聲出林木難為樛子十載  
一時白鹿遊子其峙為山水為其流子悠悠未艾我能  
無憂兮日月逝矣亦敏求兮

白鹿洞賦

次晦翁韻

明唐龍

白鹿山水名天下紫陽讀書在其疆上闡道學之統下  
開人心之良發軔於匡廬之麓引派乎彭蠡之塘曾莫



窺其涯涘實仰止乎高岡爰先祠於一拜閔山徑之就  
荒耽泉石之真趣擷宇宙之奇芳天既開夫茲洞人又  
聚於是庠要當從而嚮往奚可歎夫望洋進二三子於  
其前轉五百年之洪運指大道以入門防旁蹊之易混  
蓋闢正學之榛蕪匪直幽人之肥遯木石鹿豕與遊芻  
蕘途人是問考正統之相傳繇前修而直進心皇皇乎  
而有求神疊疊乎若忘倦誰道晦菴之神不在茲我將  
見之羹牆而揖孫邈洙泗之淵源問夫子之至論太極

既生平兩儀意象至發於圖書宇宙吾道之橐籥民物  
四體之形模曰既入乎其室將舍是而焉諏明性天於  
動靜著實地之步趨載觀羲皇之心學盡在河洛之一  
圖屹人心之山岳決滄海之溝渠闡明誠之戶牖別義  
利之庭除彼濂溪之正脈實異代而同符方關洛緒論  
之紛紜徵夫子之大成莫集扶孔孟於侏離正蘇楊於  
出入功有過於退之日惟恐其不給嗟小子之昏愚奚  
正宗之能緝慕太史之山川竊有志於時習顧與我之

非凡將勉焉以自立率吾性之鳶魚庶先鞭之可執蹇  
遺躅於靜修亦何辭於掇拾亂曰高山流水鳴吾璆乎  
蒼松翠竹惟木樛兮吾道白鹿誰與遊兮千載紫陽屹  
中流兮道之云遠我能無憂兮武夷雲谷從茲求兮

御定歷代賦彙卷十八